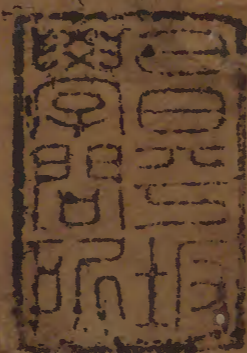


後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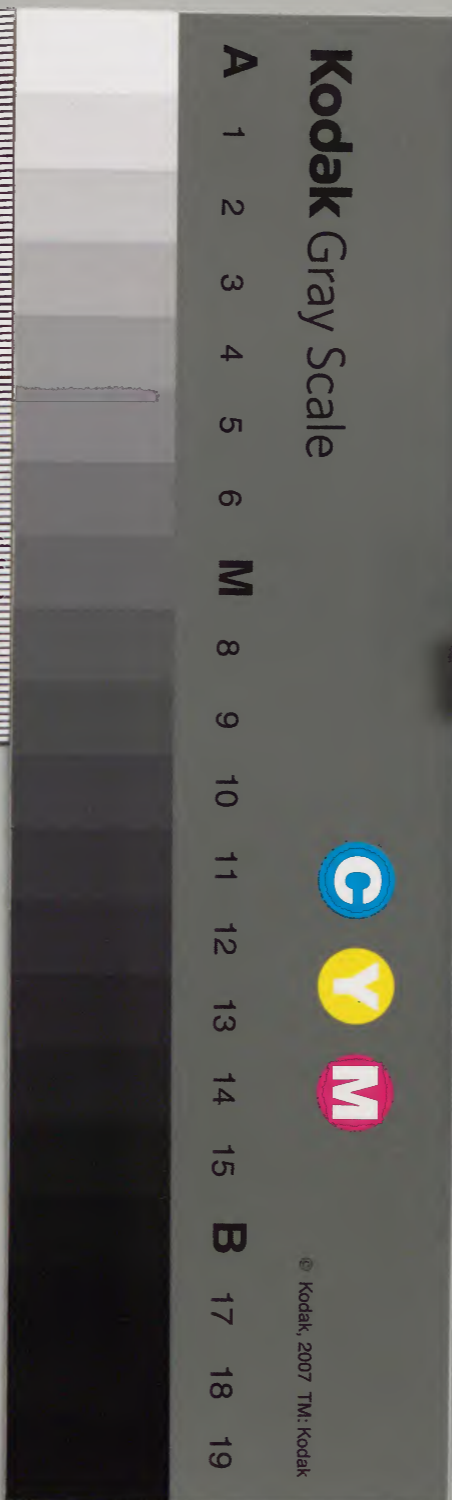
傳世九之四十二



漢書門		五九	三五
三四	六	一五	二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三九	二	五九	三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番號	5937	冊數	34 (22)
函號	279	冊數	79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范曄 後漢書四十九

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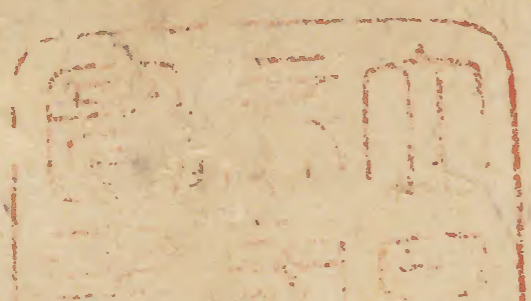
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

學袁崧書曰充幼聰明詣太學師事扶風班

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

帝肆閱所賣書一見輒有歸憶遂博通眾流

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後社郡為功曹



以數諫爭不合去充然言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崧書曰元所作論衡中士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夜亦上書

薦充才學

謝承書曰東漢非學所加雖前

孟軻孫仲近

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

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

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傳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而符無如為鄉人所賤有口安之後世務游宦當余見相薦引而符

取亦不向於俗以此... 進志意... 實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 譏當時失得不... 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 適物情訐攻也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 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 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 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 君子任職則思八達上居三及之

而下不怨在前不後不恨也換天公入也

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咎繇謨曰六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也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左傳

介之推曰竊人之財備謂之盜况貪天功以為已力乎以罪犯人必加

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

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則後世

澤及草木仁祿率士是以福祿流衍本交百

世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

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

賊史記曰白起為秦將與趙戰於長平阮籍

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為唐於人也

忠天以為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

得幸哀帝為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為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

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易繫辭是故德不稱其

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劉放曰實文少

稱其位能不稱其祿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鑿論語孔子曰臧文仲

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魏必亡矣大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鑿所以自照也

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

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交而

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

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

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

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

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有常言父母有常

尖人君有常邊嬰兒常病傷勞食也貴臣常
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
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
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趙將李牧
為韓蒼所
諧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
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豈非無功於天
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
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
曾子之文也
亦見大戴禮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
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者非苦禁

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真而行驕僭耳
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
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
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
言易
盡之蘓子曰人生一世若朝
露也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豈不惑哉豈不
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人為子一夫
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文
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不耕天下有受其
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

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今舉俗舍本農趨商

織不力者無以衣形

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

游手為巧謂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

四方是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

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

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

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

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

不飢寒飢寒並至其能無姦軌姦軌繁

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

愁怨愁怨者多則各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

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

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強而驕人

安而不慎則窮居理不修德則亂恃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

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

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並節卦彖辭

力役繁則害人二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

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幽風

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

之小謂索絲之類也
春及冬終而復始也
今人奢衣服後飲食

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合任謂相

合為任 或以游博持掩為事博謂六博掩謂

俠也 博傳曰又况掘冢 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

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

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

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

績其麻市也婆婆詩陳風也婆婆舞貌謂婦

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織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

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註大 而起學巫祝鼓

舞事神以欺誣細民勞惑百姓妻女羸弱疾

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

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

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

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

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

縻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脚

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

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

損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

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弋

厚也緣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

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

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豐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

越箛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作冰紈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

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然雖精麤之殊皆可出而異名揚雄蜀都賦曰布則蠶蛛作絲不可見風箛中黃潤一端數金咸弘之荆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閨

其女畫織布至數十升今永犀象珠玉虎魄

流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

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

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為枕出蜀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瑇瑁

謂隱起為山石之文也窮極麗美轉相誇

宅郭景純注子虛賦曰宅謔誇也宅與謔通也其嫁娶者車駢數里

緹帷竟道蒼頡篇曰駢衣車駢反騎奴侍童夾

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

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

衣繒絲而乘車焉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天能敬長矜強取

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駟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不得乘乘衣者有罰今

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

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

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之言也桐木為

棺葛采為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蔓也緘束也

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

楸梓槐栢柰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

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

戚必欲江南櫛杵豫章之木櫛音乃巨反見埤蒼爾雅曰櫛

櫛音而注反櫛似櫛而痺小邊遠下土亦

競相放效夫櫛杵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

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汧洛工匠雕刻連

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介

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

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

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

夫子泣曰古不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

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於

是封之崇四尺子先反門人後兩甚至孔
子曰爾來何遲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
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見禮記也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

並陽縣名屬京兆文帝葬洛陽皆不藏珠

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

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

匣櫛梓梗枿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

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察鄙畢之陵

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

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周

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
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
賦以雕牆春秋以為不君左傳晉靈公不君

注云不君失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

為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

子謂華元樂舉於是況於群司士庶乃可僭

侈主上過天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天子過天

道其日

實貢篇曰國以久矣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安

實貢篇曰國以久矣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安

危此古今之常。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吳季札適衛，於蘧瑗、史狗、史緇、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於晉，不得為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疆弱為大，小衛雖侯爵，猶為小國。今以大漢之廣，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

良臣，此豈特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失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回也、為胥、附、賜也、為奔走師也。蒸先後由也，為禦侮，其能各不同也。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

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
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
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
鹽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濯錦
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
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
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裝飾
衣音於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
倫何足不致異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

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
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
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
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
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
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
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
于日羲和方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
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
也者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

度損減

洛書既耀度日九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為千九百三十

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閭下亂力

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

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

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

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

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

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為正戌亥

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卯

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

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後拘以

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寬民

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難見如神也

仰希申訴案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

道路非朝舖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舖謂日

加申時也今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

為舖字也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

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

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

曰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
事曲則諂意以行賅，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賅
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
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庭，以羸民之少黨而
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
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
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
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
坐之，故而排之於列，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

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
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
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
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猾吏崇姦，
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
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
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
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
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

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不可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大於數，贖救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

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悲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與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稂

莠稂郭璞注云莠類也。詩曰不稂不莠。稂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康誥之言也。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

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

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

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宜無罪汝反

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

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

有一赦與之更新。願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

此與與廿六枚錯

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仁之奢

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

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

鉗則得鞭笞。下猶下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

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

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夫

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

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

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緝其罪。則法令安得不

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
以懲惡則假減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假增
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
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
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
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
罪亦當是為忍於殺人也○劉放曰案而不
忍於刑人也今今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
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為獸之行甚重

一葉錯簡當人仲長
心伝

仲長統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
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
閒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
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
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
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
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
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
南荆州上洛郡尉王琰也并軍之士皆以是異統異其有知統

性 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
謂之狂主每州郡命名輒稱疾不就當以為
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
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
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
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
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
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擊讀
良朋華止則陳酒肴以如之嘉時吉日則言

羔豚以奉之躡蹻畦苑遊戲平林躡蹻也

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

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早之名也為壇而儻其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閨房思

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

之又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

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入

物彈南風之雅和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

琴之南風之時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

增二 少宮 少商 弦最清也 進遙一世

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

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

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

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

論衡曰蟬蛻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蟬之去

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

式銳反爾雅曰騰蛇有鱗廣 至人能變遠士

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

當餐九陽代燭

霄摩天赤氣

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

所欲入事可遺何為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

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

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

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

山西游心海左為氣為舟微風為旒

旒音徒 從意容冶尚書今荀彧聞統名



奇舉為世書即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
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
曰昌言昌當也尚書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
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董仲舒賈
誼劉向楊雄也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勳今簡撮其書有
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
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于斯

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
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
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
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
之銜繼耳銜勒也繼韁也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
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
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與蔚
鬱古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
邦盛體之待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

得言曰我欲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
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
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
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
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
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胥百
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
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
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

左傳
泄治

諫陳靈公曰公弼宜淫八目極角觝之觀耳

效焉杜預注云宣也窮鄭衛之聲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

故名角觝蓋雜技樂以巴俞戲魚龍蔓延之

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監淫志

宋音宴安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

溺志也廢度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

澶漫猶縱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

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
之斷主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

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
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
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
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
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左傳曰善惡
周必復天之
道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
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
甚益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
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

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

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

萬計徒附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

滿於都城史記曰轉穀百數廢居蓄邑注云
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

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
玉可以琦矣必俟盈

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

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

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

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

不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
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
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
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令榮樂而居窮苦音舍
式者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東
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
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踞高天躋
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詩小雅曰謂天蓋
蓋厚不敢不踏毛義注夫清世則復入於
云踞曲也躋累足也

喬枉過正之檢老者龜矣不能及寬饒之次
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
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
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
皆以脩潔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
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
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
矣秦政棄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政始皇
名也屠
烈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

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

之亂漢至王莽篡位二百一十四年二百者舉全數計其殘夷滅

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

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九郡

國一百三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四

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

北一萬三千六十八里人口一千二百二十

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

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

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載二

三邊方蕭條略無孑遺考遭黃巾之寇獸

帝嬰董卓之禍英雄荼時骨膏野兵亂招

尋三十餘年三方此則又正於亡新之時也

既盛

悲矣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

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

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

及王莽并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

獻帝時也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

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

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

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

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

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
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
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
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
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
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
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滂穢之行
淫昏之罪猶向多焉故法其根本輕其恩義
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

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其所為者
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舛僕已去智惠已來
老子曰智惠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

又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
收其奕世之權校其縱橫之勢善者早登否
者早去去音祛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

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
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
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志

日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

石青緝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

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

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

也於衣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

役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為伍前書曰五家為

伍伍有長論語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

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榮樂過於封君勢力

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

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

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

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出網禁踈闊

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

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戶

狼雖得放宥之澤無悔之心且脫重桔

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

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

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

驅誕猶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謂

五倫也為司空性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

吏不制宜數肆皆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

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

此二極字三三錯

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以
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
卿前在郡食鴈羹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
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
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
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直
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鄭玄注云逢襦大也大
掖之衣大袂單衣也
言書生道義之為貴
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傳

者皆勿殺鳥獸之行 黜周氏之秘典續
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周禮大司馬職
掌邦之三典以
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日刑新國用輕典二
日刑平國用中典三日刑亂國用重典祥善
也尚書曰 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
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繫辭之文也陽卦一
陽而二陰陰卦一陰
而二陽陽為 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眾者為
君陰為臣 入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
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
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

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
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
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
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
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周禮曰凡
在版者注
云版名籍也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
以版為之也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
屋屋三為井井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勢
并取貧人之
田而兼有之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
委績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敦學以移情去末

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

習師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
徇陳注云示犯誓必也修武器

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

勸糾遊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

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

勿懈墮有事不迫據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

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

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

尚不在焉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

遠

之長推什其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
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
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
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
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
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
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
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網羅遺漏拱押
天人矣拱執也押盤也或曰善為政者欲除

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

何子之言云云也老子云為無事也曰若是三代

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摹決也三代皆由肉

用是不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

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

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

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閒

哉惡音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

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

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
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
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
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灾流行，開
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
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
宜重肉累帛，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
齋，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
使小智居天位，庶績不咸，思慮不中，此也。

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

拘繫謂自拘束而繫

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

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

志也。

去音欺呂反

夫選用以取善士，善士富者少

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

也。

穽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

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

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

所取者猥

猥猶多也。

萬里縣乏首尾，不救徭役，並

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

備罄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殍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殍。莘與殍通。音皮。二十稅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稅一乎。孟子曰：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趙岐注云：貊，夷貊之人，在荒者。

也。貊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此言欲輕稅也。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稟。稟，給也。祿班未定。劉放曰：案文當作班祿。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尤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准中地已下未也。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

爾雅

曰冢大也貳謂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日理典以理官

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日禮典以諧萬姓

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日刑典以糾萬姓六

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

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

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

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

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

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

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

之竊命愠猶恨也數代謂元矯枉過直政不

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

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

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

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賢

易選舉疲驚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

四夷撓音火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

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

質

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
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
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
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
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檢押猶規矩也勢既如彼選又
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
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
展申屠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
鄧通居上傍有急慢禮丞相
申屠嘉奏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
戲殿上大不取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

使人召通謝丞相曰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
此吾弄臣君其禪之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
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
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
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
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
曰大臣有罪不執
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
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押而刑之也是時
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
安獄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
其言是後大臣有罪
皆自殺不受刑也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

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

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列其喉愚者

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

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右黨以權

數世而不行蓋親踈之勢異也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今奪

更甚光武不假右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為三公踈右族親故也母后之黨

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

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

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

夫使為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

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

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

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

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

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

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

夫國家漏神明於媒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

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

其詭邪

此謂后黨被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

尚猶遠也

大略歸乎寧

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常意見偏雜

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

謙不敢正言也

以為世非胥庭人乖馭飲化迹萬肇情故萌

生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鷄居而馭飲言鷄鳥無常居馭飲不假

物並淳朴時也肇始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

川之奧未足況其紆險

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推遷

也莊子曰九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也則應俗適事難以常修

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

豪以乖

用得其人審其道也致而百慮易緯曰差

以毫釐失之千里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

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

莊子曰玄聖素王道

也極猶致也言法天之道而損益異運文朴

遞行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用

明居晦回沈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

齊回沈猶攜互不齊一也沈音穴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

齊而致化則一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堯

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葛衣絺葛也亦有宥公族黥國諸寬

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

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

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

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

施刑刑其傳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

必過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

患寬則傷猛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詩魏風

不能折衷也履刺褊也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詩

日糾糾葛屨可以履霜玄注云葛屨賤皮

小人也從飾其夜裳不知其死亡之無日賤

奢同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踈禁謂防制大寬

峻罰以苛薄分崩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尾大然左

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

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

相濟刑書鑄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

約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於

約鼎以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

約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於

約鼎以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

法約法三章
言其詳約也
太叔致猛政之衰國子流遺愛

之涕
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

遺愛也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

以為宜孟政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

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
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

賈季對鄭舒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

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

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

之訓好申一隅
元一隅謂一方偏見也 貴清靜者以

席上為腐議束
貝者以柱下為誕辭謂道

家也席上課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所陪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

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或推前王之風可行

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

論將為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

之音
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

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不行甚者可理也變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

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

余音

贊曰管視好偏群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
疾舉端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
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
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第三十九

張鼎校正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范曄後漢書五十

孝明皇章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
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
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傳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

國除

陳敬王羨傳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

司奏遣羨與鉅鹿王赤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洛州永年縣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鉞嗣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天子將衆擇士而祭謂之

大射大射之禮取三侯虎也熊侯豹侯亦屬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舞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天子射熊八彝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合為王所非坐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又或殺儀家屬吏捕

得又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鉞欲斷絕辭語復使結客篡殺又事發覺有司舉奏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汝城在今陳州澠水縣西

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

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也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伏

古今注曰番為陽都鄉侯千秋為新平侯參

為周亭侯壽為樂陽亭侯寶為博平侯旦為高亭侯也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嬈音寧了反

復坐削園宜祿扶溝三縣園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

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

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

末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陳王是

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

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前相魏情與

寵共祭天神希幸非真罪至不道有司奏遣

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被誣謀

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悝遷詣

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

酺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悝辭與王共

祭黃老君劉放曰案文黃老君不成文當云黃帝老君求長在福

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悝職在匡正而所為

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

竊不察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

其祕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

寵有疆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

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

歸之者眾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

眾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

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

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

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

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程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

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闡陽私

行到陳之後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

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

者甚眾夫人姬妾多為丹陵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傳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義名也下

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

初三年徙封江陵王及南郡為國元和二年

三、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
為六安王以廬江郡為國肅宗崩遺詔徙封
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
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
為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為邕字轉寫誤也
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廐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頭曉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
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
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

朝廷以其素行義令立實無從牧坐獄

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段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後春秋事與恢恢以

直諫死牧為陳寃得申高第為侍御史會稽

太守皆有稱續及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

御史毋丘歆護案其事實下恭立四十六年

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第三人為鄉

侯東觀記曰丙為都鄉侯國為安鄉侯丁為魯陽鄉侯恭孫順為東安

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

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東觀記曰定兄據下亭侯弟光

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廷昌城亭侯梁父亭侯堅西亭侯代林亭侯也

宣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齒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傳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聰惠善史書喜王文字與高宗

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

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

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

州舊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

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

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

技人哀置嫁為男子章初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

也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

懼乃密賂哀置姊焦氏殺初事發覺黨乃縊

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

婢李羽生為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

帝詔削東光鄴二縣鄴音羌堯反立二十

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絕明

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

脩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

立八年薨無子國絕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

萇為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

累積異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

帝詔曰萇有醜其面而放逸其心醜姑池言面姑然無

愧姑音胡八反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

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

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

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妻饋遺婢妾

毆擊吏人專已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

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

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

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其貶萇爵為臨湖侯臨湖屬廬江郡

朕無則哲之明致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

增懷永歎袁宏紀曰尚書侍郎涪宏議以為

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

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養少長藩國內

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

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愆

愚見赦養不殺無辜以譴呵為非無赫赫大

惡可裁刑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

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延光元年以河閒孝王

宏共奏此香之辭也

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曰安

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

元年黃巾賊起為所劫放囚于廣宗今貝州

宗城縣

也隋室賊平復國其年稱坐不道被誅立三

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傳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

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

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

鐘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

國鐘離在今蒙州鐘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

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

今滁州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

也

邛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
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
庶立子成為太子東觀記載賜恭詔曰皇帝
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
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羨也下邳王
被病沉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
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邛頑凶失道
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訖今適嗣未
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
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禮重適庶之序春秋之
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
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
慎歟王其其次下邳諸子可為太
子者上名將及景風年授印綬焉

四年薨子貞之或嗣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

及惠王孫二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
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第八人為鄉亭侯中
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
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
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傳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
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
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

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

西陵縣屬江夏郡

四年徙為

梁王以陳留之郟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已氏

成武凡六縣益梁國

陽今許州郟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

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帝

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

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下忠自言能使六

丁善占夢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

為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暢數卜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

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

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

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列刺

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

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

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

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傳

母之手信惑左右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

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焚惑臣暢心暢無所昭

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犯罪以至孝案肌慄

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
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
不聽有司曲平曲法申橫貸赦臣戰慄連月
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
汗天下汗惡也天下以帝赦王誠無氣以息
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
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
橫費租入有餘乞裁推陽穀孰虞蒙寧陵
五縣還余所食四縣暢小妻三十七人

無子者願還本家自澀謹勅奴婢二百人
其餘所受吏貴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
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
亂聖化汗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
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
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今天
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
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
小人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

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

謙是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為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傳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

爲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亭侯豹立八年薨子嵩嗣三十二年遭黃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傳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以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以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

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

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邺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為敗

吾不取貪多所謂幅也明帝封諸子租歲

不過二十萬馬后為言而不得也觀明紀

封皆減舊制膏案輿地圖皇七

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賢哉豈

止諸小玉皆當略與楚淮陽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厭嗜欲之難極

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也故東京諸侯鮮有王於福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勅嚴重彭城厚

德下邳嬰病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在陽濟陰

早歿黨惟荒忒

孝明八王列傳第四十

王鰲叟校正

天保三年七月旱川時一月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一

李恂傳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詩

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

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

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

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

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

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充列
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
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
天下列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為
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
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待子及督使賈
胡督使主蕃國之使也數遺恂奴婢宛馬金
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袁宏書曰西域出諸
香石蜜罽織毛為布
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

命不得通

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

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
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

恂設購賞遂斬

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

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里潛居山澤結

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

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

詣洛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

遺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

以自資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九十六卒

陳禪傳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志曰每州有治中從事也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而考之也無它所齋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答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

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獯國王

獯音徒丹反劉攽曰案和紀皆作檀音獯字亦無作平聲者而此音徒丹當由注者見前音檀誤以為壇而音之也又揆說文獯音徒早反如此則與徒丹平側之間耳語音或容有輕重之殊然注書當定從一說不宜二三也獻樂及幻人能吐

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

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

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

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

趨日匹夫○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而劉攽曰案文當作首足又

曰放鄭聲遠佞人

論語

帝王之庭不宜設

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

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

南上韎任朱離

詩小雅鼓鍾之詩日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

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鞀鞀氏掌四夷之樂

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

之詩也今上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揮

國越流沙踰懸度

前書西域傳曰懸度者山名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

引而度去陽關五百八十里

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

人之北而禪廷訕朝政

訕謗也

請劾禪下獄

詔勿叔

左轉為玄菟候城障尉

候城縣在遼東

詔敢

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

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

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

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

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

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闡顯

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卒於官子

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
有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傳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
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
坐法輪作若盧若盧 獻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
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
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列流民擾動而徵發
不絕大漵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 不復於舊重之以

大軍疲之以遠成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

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

窮無望來歎兩手相搏 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

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

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

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

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

得織紵維音如深反杜預注左 然後畜精銳

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

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

薦參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之

辭也鷲大離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

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

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迫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為

陛下法太明而賞太輕文帝悅是日夫以一

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

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

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荒

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

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

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宜助國威鄧太后納

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

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

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

比年羌寇特因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滋官

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今復募發百姓調

取穀帛銜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

徵賦為羞寇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

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

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

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

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

之禍矣象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

夫所笑今為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

也不使之人謂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

虜凶頑不堪為用果破涼州亂至今決

之外言勞師救遠以果破涼州亂至今決

之境不寧無益於疆多田不耕何救飢救故

善為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

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

可居者多丘空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

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轉運

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

善者也隲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象議眾

多不同乃止拜象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

有奇節隱居教授象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

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
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
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
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
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
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
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
都令居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今音零時先零羌豪
儼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

入湟水名今在鄯州

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

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穢病
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
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
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
軍師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日侵鎬及方
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
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
主有明睿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

干城又曰闕如虓虎
干杆也虓虎怒貌也
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

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
詩曰救赫南仲薄伐
西戎周亞夫為漢將

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
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

姿又度遼將軍梁懂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

留三輔功效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

幽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

行其位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

日不可入其敗也如日月之使復其位也孟明視喪

師於嶠秦伯不左傳曰晉敗於其官嶠獲百里孟明視後

救而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并赤狄之士秦

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

士貞子凡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敗西戎用孟明也宜遠

覽二君使參懂得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

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為遼東太

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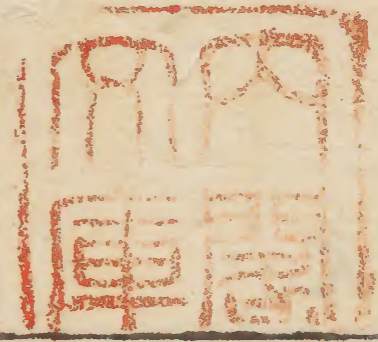
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

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

元

在

元



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
 風察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
 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
 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
 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
 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
 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入主之至
 誠背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
 人喜其紓難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
 之特國家多難以季子為賢

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
 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劉放曰注
 言其來歸按文當云其言來歸誤倒夫國以
 之明此書中多有誤倒一兩字者

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
 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
 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
 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
 曰良字
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
 有才幹以庸平見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
 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
 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

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曰
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
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傳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

音公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

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

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

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

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

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

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

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

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駟騁邊垂雖展鷹犬之

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

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劄敘日按

當作器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

優生年死曰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

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

忝鷹揚之任詩曰惟師尚父上慙聖明下懼

素餐受祿為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

州邊鄙土地墾墉墉音覓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為居射

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

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

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

屯上谷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

若入首係馬鞍或墜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

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

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實同枯朽

往歲并列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

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危陞

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

具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昊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

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

令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

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然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

以天下也。○劉歆曰：注乃推授舜則大故。古
下得其利。按史記本文更有授舜然字。故古
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記曰：古公亶甫是
帝王為百姓所附，狄人
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
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幽人
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
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
之。帝王世記曰：西伯至
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爲
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
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
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爲漢
賢主，陛下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
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

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明虜
悍因衰綠，除而今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
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
列刺史祝良，初除到列，多所糾罰，太守令長
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
勸功能。改任牧守，去并姦殘，又宜更選匈奴
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今
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
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

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
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
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
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
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也經常大將軍梁冀與
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取猶
獨取其名如
挑戰之義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
骨歸田里後徵為尚書冀暴虐曰上疏
言其罪狀詰誅之帝不省自如必為冀所害

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氏庶咸為舉
哀弔祭其祭

橋玄傳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
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
學成帝時為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
東萊太守玄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
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
惡乞為部陳從事部備
領也窮案其姦景壯玄意

署而遣之。玄到悉收畱賓客，具考臧罪。畱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畱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尉左部也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為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事為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皇甫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異市。異縣名屬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

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為吏，稱疾不就。玄怒，勅督郵尹益逼致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為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為寇鈔。四府舉玄為度遼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二年，邊境安靜。靈帝

初徵入爲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
遷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
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
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
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
舊恩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
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
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
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歲獨

游門次率有三人持杖劫執之入舍登樓就
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
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
迫之玄瞑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
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
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
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
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
貴自是遂絕玄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

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
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
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
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
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
奠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
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懇哉緬
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堂特以頑質見納君子
增榮益觀皆由將勛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語

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
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
厚歎賞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士死知
已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
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酌車過三
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
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也
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
致薄奠公其亨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
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
祀橋玄進
軍官度也
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

結猶構也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

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

位謂任姜辭也殆漢陽之幽人乎坦幽人貞吉

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

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

焉橋玄舍姜岐以道不可如今其道可忘則

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不矢志鄭玄注論語三匹夫之守子貢曰寧喪千金

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

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在魏池柳閉

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

納事見孟子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伸矣

贊曰李突勤身甘飢辭饋禪為君隱之死靡

貳龜習邊功象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恂

李陳龐陳橋列傳第四十一 張桌校正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范曄 後漢書五十二

崔駰傳

子瓊 孫寔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
 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
 王敗擢為侍御史燕刺王且武帝子坐與上
 官桀等謀亂自殺刺力割
 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
 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
 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

仁人

前書董仲舒曰昔在魯君問柳下惠曰吾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

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戰陳不訪儒士論

云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此舉

災為至哉遂投劾歸投辭自劾有過不合應舉恭嫌諾不

附已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策兄發以佞巧幸

於恭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

言恭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

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策為建新大尹恭改

郡曰建新策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

值澆羿之君

易曰無妄之仁又左傳

遷於窮石因人以代夏政而淫於原獸用

寒浞伯明子也而虞羿于田以取

其國家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

偽而不德於人澆音五弔反豷音許既反上

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

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續

志曰郡國常以春行至門下掾倪敞諫策乃

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強起班春班布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犴音岸

義曰鄉亭策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

於罪此皆何罪而至于此遂平理所出二千

餘人掾吏叩頭諫曰

○劉放曰案吏當作史摠言之掾史皆吏也獨

言之當

朝庭初政州牧峻刻

初政謂莽即位

宥過申

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

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

左傳曰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人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人孤之利也人既利矣孤必

與焉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如殺一太尹贖二千

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庭多薦言

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策賢良策自以宗門受

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客居滎陽閉

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卦

驗臨終作賦以自悼名慰志其辭曰

嘉昔人之遘辰兮遘遇也羨伊傳之選時伊尹

干湯傳說遇高宗爾雅曰選遇也音五故反應規矩之淑質兮過

班倕而裁之公輸班魯人也倕舜時為共工之官皆巧人也以踰湯及高宗

也協準矐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準繩也矐尺也

貞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玄策猶妙策也荷天衢於盛世兮

超千載而垂績易大畜卦乾上艮下其上九何天之衢亨鄭玄云艮為

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豈脩德之

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成造

也也丁漢氏之中微也丁當氛霓鬱以橫厲兮義

和忽以潛暉氣侵也霓日傍之氣橫厲謂氣盛而陵於大也義和日也氣盛

而日光微喻王莽篡漢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濯以陵

遲國語管仲對齊桓公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韋昭注云六柄生

殺貧賤富貴也灌黎共奮以跋厲兮羿浞

摧落也音千隗父黎共奮以跋厲兮羿浞

在以恣睢神雜揉不可方物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

折地維絕跋扈強梁也恣睢自用之貌也恣音訾睢音許維反羿浞已見上賭嫚滅而無豐兮竊神

萬機易曰嫚藏誨盜豐隙山一神器帝工之正

業業一日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訶咨

二日萬機輔弼謂王莽輔政也瑜荀且也號咷哀呼也

前書王莽策孺子嬰為定安公莽親執孺子手流涕

歎歎也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三

謂三公也負謂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

太保甄豐舉也之殲夷左傳曰楚白公勝為亂石乞曰市南

人矣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泄

也人言以求媚者去之介耿介也我生謂母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明哲以保

其身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良維良東北之位謂

篆為千乘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蹤易曰天地閉而賢人隱論語曰子路宿於石

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

可而為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楚

日衆女皆妒余之蛾眉詩國風序曰氓刺時

也淫風大行男女無別故序其事以風焉其

詩曰乘彼墉垣以望復關毛萇注云墉毀也

復關君子所近之處也易繫辭曰冶容誨淫

鄭玄云謂飾其容壹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

而見於外曰冶之所從來即我謀注云氓人也蚩蚩殷厚之

貌布幣也即就也言此之人非買絲來就

為室家也又曰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云我

欲與汝俱至老汝反薄我使怨乃稱疾

也又曰皎皎白駒喻賢人也復兮歷三祀而見許復猶

託峻嶠以幽處峻嶠謂山也蜂潛思於至隲

兮騁六經之奧府隲深皇再命而紹卹兮乃

云眷乎建武皇天也紹繼也卹憂也言天憂

運攬捨以電埽兮清六合之士宇攬捨聖德

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關四門以博延

兮彼幽牧之我舉開關四方之門廣求賢也

也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鄙吝賁賁飾也

帛裘裘賁遂懸車以整馬兮絕時俗之進取

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掃軌論語曾點曰暮春者

春服既成衡橫也謂聊優游以求日兮守性

命以盡齒齒年貴啓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

先子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

厚也先子謂先人也孟子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策生毅以疾隱身

不仕毅生駟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

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

太學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

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玄靜將以後

名失實駟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華嶠書曰

駟譏揚雄以為范蔡鄒衍之徒乘譽相傾許

躍諸侯者也而云彼我異時又曰竊貨卓氏

割炙細君斯蓋士之贅行而云不能其辭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

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備物致用易繫辭之

序卦之文也鄭玄注易乾鑿度曰陽起於子

陰起於午天數大分以陽出離以陰入坎坎

為中男離為中女太乙之行出從中男春發

入從中女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也春發

小

積六經服膺道術韞匣也。積，置也。論語曰：歷

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鉤深於重淵仰探遠乎有義玉韞，積而藏諸。

九乾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九乾，謂天有

之窮至賤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

卿相之廷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

退不黷於庸人讚，猶稱也。獨師友道德合符曩真

抱景特立與壬不群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

隨時之宜道貴從凡華嶠書：作高樹不庇，易

乎曰和其光而同其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

世憲王僚而布官太上，明帝也。傳曰：太上立

乃位乎天德尚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

商官倍亦克用又憲法也僚官也言法三王

而建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天子辟

官也類宮壁雍者環之以水圓而如璧也類半

也諸侯半天子之官皆所以立學垂教也率

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砥，礪也。選利

器於良材求鎮錙於明智吳越春秋曰：千將

日千將二日莫邪莫邪者千將之妻名也千

將作劍采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百神臨觀

遂以成劍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

立游所以尚騏驎者貴其立至必且歷日曠

久絲鞞酒能契石駑馬亦能致不以此時禁

台階三台謂之三階闕紫闈三公之象也據高軒望朱闕

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八寸蒙竊惑焉故英

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俊猶逸禽之

赴深林楚謂之蚊孟子曰汚池沛趣天沛沛胡為嘿嘿而久沉

滯也澤劉熙曰沛水草相半胡為嘿嘿而久沉

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陰陽始分天地

初制制協韻音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

數三代興滅詩大廷尚矣赫胥罔識大庭赫

帝王號也遠也濛櫟散離人物錯非高志

用無也識託也帝高辛氏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攸降厥趣各違帝嚳也道無常稽與時張弛

隨時弛張不考失仁為非得義為是老子曰

之於常道也失德後仁失仁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

後義失義後禮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

或掩目而淵潛莊子曰北人無澤與舜為友

或盥耳而山棲武仲隱於沛澤

身不反也許由字

之中堯聞之乃致天下而讓焉由以為汚乃

臨池洗耳其友巢父飲犢聞由為堯所讓曰

何以汚吾犢口牽於上流或草耕而僅飽伯

子高唐虞時為諸侯至禹去而耕或木茹而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見呂氏春秋

長飢說苑曰鮑焦衣木皮食木實韓詩外傳

或重聘而不來王聞其賢使使者持金百鎰

而不应使者去而遠徙莫知所之見莊子

屢黜而不去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

三黜也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

音火豆反新序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

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高宗夢得說乃使百

巖孔安國曰傳氏之巖在虞隴之界通道所

經有澗水環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

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事見尚書王

公總而言也爾雅皇王右辟公侯君也

以漁父見兆於元龜戰國策曰呂尚之遇

木公以釣于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

獲非龍非螭非熊非羆非猨所獲霸王之輔於是

播流方言云纒威多人有昏墊之危主有疇

咨之憂尚書曰下民昏墊孔安國曰昏替墊

天浩浩懷山襄條垂藟蔓上下相求

日南有膠木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

日南有膠木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

日南有膠木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

日南有膠木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

謨謀也。堯遭洪水，咨嗟憂愁，訪下人有能理者。皋陶大禹陳其謨，見尚書。及史記高祖為項羽所敗，下馬踞鞍而問子房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者？子房曰：九江王布彭越韓信，即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之。○劉放曰：注未之字，按文當作也。縞不散而曹絳奮，曹參及絳侯周勃皆從。縞不鮮而陳平權，高祖擊匈奴，至白登，絳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珪玉也，詩舍王版藏。銘昆吾之冶，墨子曰：昔夏后開冶，使於昆吾，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勒景襄之鍾。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于景鍾。此兼言襄也。與其有事

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褰裳，涉水也。新序曰：人溺可乎？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也。○劉放曰：與其有事，按文與合作當上，又合有故字。人溺不拯，則非仁也。

當其無事，則躡纓整襟，規矩其步。躡音呂，涉反，躡踐也。此字宜從手，廣雅云：躡，持也。言持纓整襟，修其容止。史記曰：攝纓整襟，華嶠書：躡作攝也。

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

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故言

文唐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眾，異齊品。

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冶一陶坏土器之未

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坏音普才反群生得理庶績其凝凝成

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優威械藏而俎

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械謂器械甲兵之屬厝謂置之不用也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

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左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杜預注云周之衰為刑書謂之九刑

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略甫

父之厲力牧黃帝臣也史記尚父呂望伊臯

不論事范蔡伊尹臯繇范蔡澤夫廣廈成而茂木

暢遠求存而良馬繫廣廈既成不求林故林

珍異之物也存猶止息也言所陰事終而水

宿藏立冬之後盛德在水陰氣用事故曰陰

也月令曰孟冬之月昏危中仲冬昏東壁中

場功畢而大火入爾雅曰心為大火詩豳風

也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

宇冠蓋雲浮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山南

曰林屬於山曰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藝拱把

不為之數八尺曰尋藝植也西手曰悠悠罔

極亦各有得悠悠衆多也罔極猶無窮也彼

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彼彼衆

語日用之則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

柱國呂氏春秋曰得伍員者位執珪前書音

也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

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夸毗謂佞人

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孟子曰踰東家

得妻不樓則不得將樓之乎趙岐注叫呼衒

鬻懸旌自表非道和之賢也恭智耀世因以

干祿非仲尼之造也華嶠書曰因字游不倫

黨苟以徇己倫謂等倫黨謂朋黨徇營也汗

血競時利合而友汗血謂勞力也競時謂趨

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屑

猶區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

隨枉曲也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

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

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尚

曰穢德彰聞禮記曰夫人情者聖王之田也

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古者

夫田百畝也繫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行安
不奔馳也天命之謂昔孔子起威於夾谷見

陳禪傳晏嬰發勇於崔杼鮮見馮曹劌舉節於

柯盟曹劌曹沫也史記曰曹沫以勇事魯莊

邑地以和猶以為將齊桓公與莊公會于柯

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以匕首劫

齊桓公左右莫敢動乃還魯之侵地下嚴克捷於疆禦

三年齊與魯戰莊子請從遂赴敵而鬪三獲

甲首曰夫三北以養母也今志節小具而責

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

而死君子曰三北已塞范蠡錯勢於會稽

滅世斷宗於孝終也

也音七故反勢謂謀略也史記曰吳王敗越

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於會稽

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奈何范蠡對曰

卑辭厚禮以遺之勾踐乃命大夫種行成於

吳膝行頓首曰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乃

赦越王越王反國拊循其士范蠡曰可矣乃

伐吳吳師敗越復棲伍負樹功於柏舉伍子

負楚人也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矢而干

吳王闔閭闔閭甚勇之為興師伐楚戰於柏

舉楚師敗績魯連辯言以退燕史記曰魯仲

將攻下齊聊城固保守之甲單攻之不下魯

仲連乃為書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日乃自

殺遂平

聊城

包胥單辭而存楚左傳曰楚昭王為

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

寡君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臣告急立依於庭牆而

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不口七
日秦師乃出軍敗吳復楚國
唐且華顛以

悟秦使人請救于秦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
九十餘矣西見秦王秦王曰文人忙然乃遠
至魏此來者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曰

夫魏萬乘之國也稱東藩者以秦之疆也今
齊楚之兵以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
且割地而約從是王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
敵之齊楚秦王悟遠發兵救魏爾雅曰顛頂
也華顛謂

甘羅童牙而報趙甘羅下蔡人也
白首也
二事秦相呂不韋秦使張唐往相燕羅曰借
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不韋乃言之於
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
郊迎事見史記童牙謂幼小也
原衰見廉於

壺殮侯問守於寺人對曰昔趙襄

使處原見音故殿反宜孟收德於束脯覽
曰昔趙宜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宜孟止
車下食而舖之再嚼而能視宜孟問之曰汝
何為而饑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
行乞故至於此宜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
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宜

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吳札結
信於立木史記曰吳公子季札使過徐徐君
使上國未獻泊還至徐徐君已死於
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展季効

貞於門女展季柳下惠也韓詩外傳曰魯有
託之男子閉戶不納曰吾聞男子不六十不
閒居婦人曰予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
之女國人不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

稱其亂焉

稱其亂焉

趙武

程嬰解見馮衍傳度穀未詳

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

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

狩方岳駟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

多故不載

按駟集有東西南北四巡頌源俗本四多作西者誤

帝雅好

帝

文章自見駟頌後嘗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

卿寧知崔駟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

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駟此葉公之好

龍也試請見之

劉向新序曰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焉而去曰君

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好龍人龍聞而降之

窺頭於牖旆尾於堂華見之天其魂魄五

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馬。由此候憲憲疑

迎門疑履謂納履曳之而行笑謂駟曰亭伯

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

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駟適在憲所帝聞而欲

召見之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

能令駟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

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駟獻書

誡之曰駟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

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

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駟幸得充下館列後陳陳列也

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者貴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劇光華之顯時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漫漫兮日月光華且復且兮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求衆譽

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申伯周室王之元舅周公邵公

皆輔佐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論語曰孔

言但患立身不處於位義也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

賢臣前書曰馮野王字君卿妹為元帝昭儀

選第中二千石而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

多福陰衛尉光烈皇后同母弟與也以謹勅親幸焉鄭氏之宗非不

尊也史丹封鄴故云鄭氏前書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為衛

太子良娣成帝即位擢丹為長樂尉遷右將軍封為武陽侯封東海郊之武彊聚以舊恩

見褒賞賜陽侯之族非不盛也劉歆曰按

累千金王鳳封陽平侯前書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

柄王氏九侯五大司馬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名天樞第二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即柄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七考四人而已外家當為右家也二十者謂高帝呂右產祿謀反誅惠帝張皇后廢文帝母薄太后弟昭殺文帝竇皇后從昆弟子嬰誅景帝薄皇后武帝陳皇后並廢衛皇后自殺昭帝上官皇后家族誅宣帝祖母史良娣為巫蠱死宣帝母上夫人弟子商下獄死霍皇后家破元帝王皇后弟王莽篡位成帝許皇后賜死趙皇后廢自殺哀帝祖母傅太后家屬徙合浦平帝母衛姬家屬誅昭帝趙太后憂死是也四人者哀

帝母丁姬景帝王皇后宣帝許皇后王皇后其家族並全嘗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前書曰竇嬰與相孝景時為詹事也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寶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寶融封為安豐侯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

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太公金匱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墨子曰堯舜禹湯書其事於竹帛琢之盤盂杆亦孟也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為車騎將軍辟駟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駟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

第出為長岑長長岑縣屬樂浪郡其地在遼東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于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

警合二十一 篇中子瑗

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賈逵字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解見郎類傳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為人所殺瑗手刃

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發干縣之獄也獄掾善為禮瑗閒考訊特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闡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北海侯為嗣瑗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

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踈孽少

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呂后立惠

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

軍白太后叔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

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

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又曠神

器則將以無罪并辜元惡元大也書曰元惡大憝此所

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

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奏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特也禪猶豫未敢從會北鄉侯薨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猶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第聽祇上書禪請為之證第世也司馬相如曰第如臨叩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固辭歲

五十二

中舉茂才遷汲令汲縣名在河內在任數言便宜為入開稻田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羨瑗文雅奉書禮致殷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八使見周舉以臧罪奏瑗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傳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天還骨

夫

於地何地不可藏形勿歸鄉里其贈增之
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
陽瑗高於文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
銘箴頌七蕪瑗集載其文即南陽文學官志
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勢七言凡五十七篇
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者皆
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滋
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無擔石
儲當世清之華嶠書曰瑗愛士好賓客盛脩
肴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較

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
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羹無為諸子
所嗤也終不能改
奉祿盡於賓饗也

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沉静好典籍父
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
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
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
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
言辯而確確堅正也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
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三皆賴明哲之佐博物
 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
 殷周用隆伊尹作伊訓箕子作洪範及繼體之君欲立中
 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
 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淩衰而不改習亂安危狀不自覩怵音他沒反怵
 也忽忘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
 偽忽真厭飲姦偽輕忽至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
 見信之佐括囊守綠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綠而

已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三綱縱弛於
 上智士鬱伊於下鬱伊不申之貌楚詞誰語也悲夫
 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
 下怠懈若惡也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蹶然
 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
 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
 邪傾綻音直莧反禮記曰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柱音涉主反隨形裁割
 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
 時定制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步驟之差冬

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

昔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之要蓋孔子對葉公以來

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韓子曰葉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仲尼

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是

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

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盤庚殷王也自耿遷於亳邑作書三篇以

告周穆有闕甫侯正刑甫侯即呂侯也為周之法律並

見尚書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

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

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倚音居蟻反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

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

況可慮始前書劉歆曰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所為耳荀云

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

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

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

絳灌屈子之所以摠其幽憤者也孝文帝時賈誼請更

定律令列侯就國周勃灌嬰等毀之屈原為楚三閭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憂愁憤懣

後漢書

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

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

義左氏傳曰息侯伐鄭不度德不量力○劉放曰故宜量力度德按文多故宜二字下文自有用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

政八世謂三皇五帝也霸政謂齊桓晉文也前見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

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

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

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執之膽海內肅

及

天下密如密靜也薦勲袒廟享號中宗等計見

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

墮讀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

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

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

救敝之理也左傳齊桓公伐楚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晉文公召王盟諸

侯於踐土管仲相公子糾而射桓公此並權變之道也故聖人能與世

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楚詞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與時推

也後漢書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

祭尸之解平城之圍

易曰上古結繩而化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于

肩也。威鉞也。尚書曰。商人逆命。禹乃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前書高祖被匈奴圍於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于夫熊經鳥伸。雖延

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

非續骨之膏

莊子曰。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

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夫寒盛則生於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可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

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

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

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亦

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百數世以來。政

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

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鈐

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物。和安人心。故

刑不用。而天下化。說文曰。駘。馬銜脫也。音達。來反。皇路。天路也。方將。柑勒。韃

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何休注。公羊傳曰。柑

以木銜其口也。柑音巨炎反。勒。馬轡。鞞。車轆韃。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鑣。和設於鞞。馬動

鑾。金鳴也。金鳴也。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

清

夷三之令點斬趾斷之去首古謂之具
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答二百當斬左
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
其命答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
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
乃下詔曰加答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
為民乃定律減答輕捶自是之後答者得全
此以上並見前書刑法志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
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

大定其本後入主師五帝而式三王也。盪
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
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畝百為夫九夫為井然
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
石而百獸舞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又夔曰於余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
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傳少府何豹
上書薦選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
大將冀馬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出

練

為五原太守五原之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
 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
 而出寔至官并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紵練組
 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杜預注左傳曰織維織布者孔
安國論語注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
 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
 不敢犯常為邊最最為第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
 諸儒博士其雜定五經魯梁真誅寔以故吏
 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與

共

武謀略之士司馬黃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
 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葬行喪母有母儀
 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
 政寔之善績母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
 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
 卒剽賣田宅起家塋立碑頌廣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一作
標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
 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
 致盈及仕宦劉取日案歷位邊郡而愈

貧薄。建康中病。六。四壁立。無以殯斂。光
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為備棺槨。葬
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荅
七言祠文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
名於北州。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
榜賣官爵。公卿列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
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
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傳母也。是時。段熲。樊陵。張溫
等。雖有功勤名。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八

位。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入
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曰。悔不
小。勸可至千萬。勸。固惜之也。勸。或作僞。說文曰。僞。引為價也。音一。建反。
程夫人於德。應曰。崔公。異列名士。豈肯買官。
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兼也。言反不知斯事之羞也。姝。或作株。株。根也。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
其子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鉞曰。木入
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
今登。位天下。豈烈曰。何為然也。鉞曰。論

菴

鉤矣烈

擊之鉤時為虎賁中

即服武弁戴鷩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

父櫛而走孝乎以其武官故罵為卒鉤曰舜

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家語曰曾

子耘瓜誤傷其根曾奮怒建大杖以擊其首

曾子曰地不知人有頃乃蕪孔子聞之怒謂

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警叟有子曰舜警

叟欲使之未嘗不往則欲殺之未嘗可得小

箠則待大杖則逃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鉤

不陷父於不義也

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為西河太守獻帝初鉤

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郡獄

鉤之銀鐺鐵鎖說文口銀鐺鎖前書曰

犯鑄錢以鐵鎖銀鐺其頸錄

音郎鐺車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

安為亂兵所殺烈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

凡四篇

論曰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淪典籍遂為儒

家文林駟瓊雖先盡心於貴戚而能終之以

居正則其歸旨異夫進趣者乎李固高絜之

士也瓊瓊隣郡奉誓以結好儀禮曰士相見

夏力名卷之曰不也欲由此知名杜喬之劾

死其^死矣是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錯錯之徒不能過也

贊曰崔為文宗世禪雕龍史記曰談天術雕龍

言鄒奭脩飾之文若雕龍文也禪謂相傳授也建新恥潔摧志求容

永矣長岑于遼之陰不有首道曷取泥沉瓊不言祿亦離冤厚子真持論感起昏俗

崔駰列傳第四十二

張泉同李繼善校正

